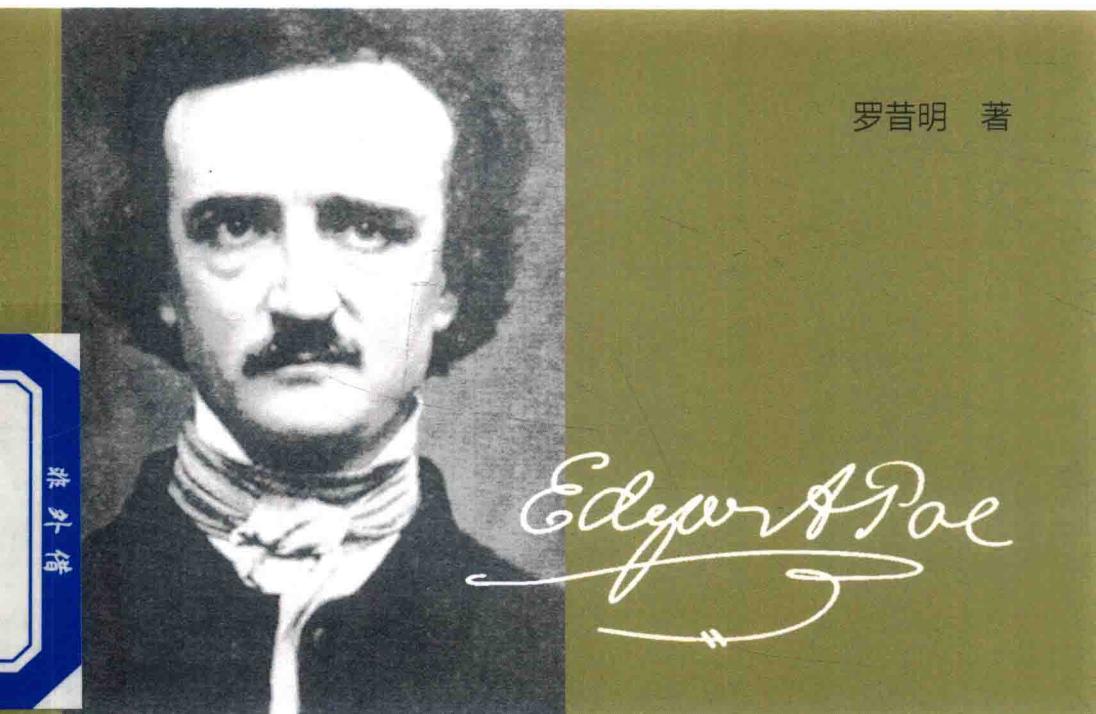


# 消费主义视域下的 爱伦·坡研究

罗昔明 著



译文集

本书为江苏大学高级技术人才科研启动  
基金项目（11JDC190）

# 消费主义视域下的 爱伦·坡研究

罗昔明 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消费主义视域下的爱伦·坡研究 / 罗昔明著. — 镇江: 江苏大学出版社, 2016. 12  
ISBN 978-7-5684-0377-1

I. ①消… II. ①罗… III. ①坡(Poe, Edgar Allan 1809—1849)—人物研究 IV. ①K837. 1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95206 号

### 消费主义视域下的爱伦·坡研究

Xiaofei Zhuyi Shiyu xia de Ailun · Po yanjiu

著 者/罗昔明

责任编辑/吴小娟

出版发行/江苏大学出版社

地 址/江苏省镇江市梦溪园巷 30 号(邮编: 212003)

电 话/0511-84446464(传真)

网 址/http://press.ujs.edu.cn

排 版/镇江文苑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890 mm×1 240 mm 1/32

印 张/9.125

字 数/260 千字

版 次/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84-0377-1

定 价/3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电话: 0511-84440882)

# 目 录

绪 论 001

第一章 消费主义症候的社会转型与文学境遇的嬗变 018

    第一节 消费、消费文化及消费主义逻辑 018

    第二节 美国早期的消费主义萌芽 024

    第三节 报刊、稿酬与美国作家职业化的开端 034

第二章 美国早期市场机制的个案：现代报刊传媒中的

爱伦·坡 047

    第一节 杂志出版：美国文化市场形成的新载体 047

    第二节 爱伦·坡作为现代报人的角色意识 053

    第三节 爱伦·坡的“媒介文学场” 072

第三章 “媒介文学场”下爱伦·坡的都市生活与批判意识 081

    第一节 爱伦·坡的“布莱克伍德式”写作模式 081

    第二节 爱伦·坡的都市书写与公共表达空间 098

    第三节 作为知识分子的爱伦·坡：书写的美国化  
        基调 118

**第四章 “媒介文学场”下爱伦·坡著述身份的回归 163**

第一节 匿名化写作与商业的狂欢化 163

第二节 一个批评的变迁与“坡语场”:格里斯伍德  
及其后 180

**第五章 新媒介中的“坡语场”:作为文化“触媒”的爱伦·坡 194**

第一节 视听媒体与爱伦·坡的文本改编 194

第二节 电子文本、超文本网络中的爱伦·坡 209

**第六章 “爱伦·坡研究”在消费主义视域下的得失论 236**

**附录 249**

**参考文献 274**

## 绪 论

19世纪美国作家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 1809—1849),是最知名的美国作家之一,特别是在西方世界,他的诗歌或小说的读者遍及各个角落,小孩子也不例外,爱伦·坡的《乌鸦》《安娜贝尔·李》《厄舍古厦的倒塌》《被窃之信》等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名作,在西方社会都是津津乐道、信手拈来。许多著名作家、评论家,如劳伦斯、艾略特、陀思妥耶夫斯基、麦克卢汉等,都曾对爱伦·坡做过高度的评价。

爱伦·坡一生几乎穷困潦倒,其作品留给世人的一般印象是“混乱中的灵魂”。尽管对爱伦·坡在文学成就上的定位有着近一个半世纪的持久争论,但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爱伦·坡是美国南北战争前最受欢迎的作家。从各种可资利用的现有相关材料进行分析判断可知,他所获得的广泛知名度和流行性主要得益于两个必备的因素:一是著作本身的巨大魅力;二是在公众视野中,围绕其人格形象的长久争论而形成的话语积聚与定位。<sup>①</sup>此中种种相关的文学事件暂且不论,无可争议的是,时至今日,他为世界文学

<sup>①</sup> Carlson, Eric W. A Companion to Poe Studies. Greenwood Press, 1996: 471—472.

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早为学界所公认。作为唯美主义、象征主义、侦探小说、心理恐怖小说等文类先驱的爱伦·坡，也是深远影响欧洲乃至世界其他地区的第一个美国作家，国外甚至有人将之誉为“美国的莎士比亚”(America's Shakespeare)。<sup>①</sup> 对此，郑振铎先生曾说：“欧文使欧洲文坛认识了美国的文学，爱伦·坡却使欧洲文坛受着美国文学的重大影响了。在一九〇九年爱伦·坡的百年生忌时，整个欧洲，自伦敦到莫斯科，自克里斯丁那到罗马，都声明他们所得到他的影响，且歌颂他的伟大与成功。”<sup>②</sup>

一般而言，爱伦·坡死后的声名首先依赖于其小说系列，这并不是说要贬低其诗歌的价值。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他的小说为他赢得了更为广泛的接受和认可，因此他的小说是首先要重点关注的。他的大部分小说都写于1832—1845年。那时美国文坛的整个氛围并不温和，美国人所写的书在国内很少有人关注和阅读，而英国作家的作品却在美国广受欢迎。当然，这并不能武断地将美国公众偏爱英国书籍的原因归咎于美国作家更天真无能，这是美国独立初期的历史条件使然，美国社会普遍存在支持英国作家的偏见。值得注意的是，在1820—1860年美国商业出版崛起的时代，令人信服的版权法的缺席很大程度上支持了英国著作在美国的自由出版发行。一个美国出版商如果想要出版美国作家所写的作品，不得不为此支付版权费。然而，如果这个出版商出版英国市面上的小说，就可能避免付费，这是美国早期形成的一种较为粗俗的商业模式。实际上，爱伦·坡最初的理想是创作诗歌，成为一位诗人。而后来为了更好地赢得市场，包括谋生的需要，他才转而创作小说。他通常被视为美国短篇小说的创始人，发展了薄伽丘以

<sup>①</sup> About The Museum. <http://www.poemuseum.org/about.php>, 2010-09-06.

<sup>②</sup> 郑振铎：《文学大纲》，《小说月报》，1926年第8期。

来的短篇小说模式，在对霍桑的《再讲一遍的故事》等评论文章中系统地构建了一些新的短篇小说创作规则，使之更加成熟、完善，进而启发了后世许多作家。令人回味的是，爱伦·坡在写作中也常常有意无意地偏离自己先定的一些规则。爱伦·坡常常将自己的短篇小说称为“故事”。尽管在其所处的时代，短篇小说是个更常用的术语，但事实上故事和短篇小说在创作上有明显的差异。爱伦·坡认为，一般意义上的短篇小说虽然并不讳言虚构性，以故事情节为核心基础，但情节是封闭性的，人物和环境都是从属于情节，仅仅充当了行动开启的铰链，一定的行动推动进一步的行动，相应地，最终结局又不容读者有任何干涉和质疑。既然短篇小说中的事件是不可改变的，那么读者的立场仅仅是处在事件发生的目击者的位置。故事不同于短篇小说，主要在于故事牵涉到读者的想象。因为短篇小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仅仅是向读者传达信息，而故事启发读者联想。正如爱伦·坡所曾言的，故事寄望于创造一定的效果，同时这种效果必须是读者也参与其中才能实现。作家提供材料，读者提供想象力，二者结合，才能把相应的效果展现出来。因此，短篇小说好似仅仅是一种事件的记录，即使读者想对之有所干涉也不可能，而故事营造了一种读者的想象力有充分参与权的氛围。相应地，故事作者的水平需要根据其使读者参与并完成已被构造出的故事图景的程度来衡量。当然，爱伦·坡的这些站在自己立场的对小说和故事所做的理解和区分，从今天的学术立场而言还有待商榷。

尽管爱伦·坡的小说曾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声名，但事实上，他起初是以一个诗人的理想步入文坛的。从他整个生涯来看，相对于诗人的头衔而言，编辑、批评家及小说家的身份似乎更加密切地关联着他的职场与文坛生涯。倘若仅从艺术成就来看，他的诗歌

无疑有着独特的价值和贡献。他的诗歌不多,也许并不是因为他的志向改变或者诗歌潜力有限,而是因为在爱伦·坡时代的美国,一个美国诗人很难获得报酬。爱伦·坡作为当时美国文坛最为贫穷的作家之一,也许他依然有着不改初心的期盼,但迫于冷酷的现实境遇,不得已更多地投入小说的创作之中,同时谋求收入较为稳定的编辑工作,兼及偶尔充当文坛评论家的角色,这些都是为了挣更多的钱谋求生计。爱伦·坡极端的贫穷深远地影响了他的文坛走向,因此他最初为人所知的身份是杂志人或者商业作家。但当今的学界恐怕没有人会否认爱伦·坡的诗歌量少质优,《钟声》和《乌鸦》应算是爱伦·坡最知名的诗歌了。有很多评论家将爱伦·坡在文学史上的位置与拜伦相提并论,这可能是在浪漫气质上和人格个性上的比较,还应包括对后代许多作家乃至整个西方文坛所产生的深远影响。爱伦·坡所写的许多作品,在今天都被搬上荧屏、戏剧舞台或广播台,甚至在当今美国社会很多为人所熟知的文学形象都直接来自于爱伦·坡的作品。

爱伦·坡在文学领域开辟了许多个“第一”,对唯美主义、恐怖心理小说、侦探小说、科幻小说、象征主义等而言,他都可以称为先驱人物。他曾在理论体系和实践上对诗歌的节奏美有过深入的探究,特别是在短篇小说的创作原则上,尽管此前有薄伽丘、华盛顿·欧文和霍桑等著名短篇小说家,但是他们更应该算是短篇小说创作的特例,而爱伦·坡为了更好、更有效地创作短篇小说,构建了系统的创作理论。同时,爱伦·坡的创作也可以被视作哥特小说创作的新高潮。哥特小说这种创作模式在18世纪后期起源于英国,后波及德国和美国,在这一点上,爱伦·坡的相关作品过去常被肤浅地视为恐怖小说一类。不幸的是,在爱伦·坡有生之年,他的文学才能和潜力没有得到应有的充分肯定,很多对他的评

价并不是完全基于他的文学创作,而是从他的个人品行、言行,并结合他的少数带有神秘色彩的作品来下定论。

无论怎样,19世纪对爱伦·坡及其作品的认知和评价,早已让位于20世纪乃至21世纪。这个文坛多面手的声名也广为西方世界乃至全球读者认可,他在小说、诗歌、文学评论等多方面深远而广泛地影响了后世文学。而另一方面,爱伦·坡作品的丰富性、复杂性、多面性及深邃性,再加上他人格定性上的争议,使得一百多年来对他的研究繁杂多元、各持一端。如此一来,对爱伦·坡的相关研究,显然是文学领域极具挑战性的选题之一。其挑战性主要源于一个半世纪以来爱伦·坡研究的学术史与批评史,连同与之共生的各种认知的差异及由此产生的纷争,使得它们在给当下研究提供丰硕养料的同时,又使后续研究者陷入人类同感与定位的摇摆性的困境之中。因为在现有的各种研究成果中,对爱伦·坡的认知和定位总呈现出或隐或现的类型性,似乎很难摆脱恐怖、病态、悬疑等早就被扣在他身上的帽子。不过,近些年基于西方新近理论视角的吸纳及少数杰出学者的潜心钻研,对爱伦·坡的研究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空间和路数。无论是传统的定势还是新开启的空间,问题的关键在于,该以何种圭臬来重审爱伦·坡作为一个文学现象的经典性场域?为此,笔者顺应当下文化视域的大潮,深入审视爱伦·坡的经典性生成与延存的历史轨迹。当然,本书不是也不可能是一部详尽的爱伦·坡生平、写作及思维观念相融合的美国文学史分支,因为这需要资料的全面与学识的广博,其所需的含英咀华、独见源流之功夫,笔者自知能力不及。本书只试图做立足美国本土的一种侧面性考察,探析爱伦·坡其人其作与美国社会经济、文化、文学传统间的互惠性,着重援引消费文化理论和媒介视角,以期对经典作家爱伦·坡做个案分析。当然,在论述过程

中,笔者尽量避免爱伦·坡的经典性地位和文化身份的人为拔高,力求在忠实于历史话语和原初语境的基础上,寻求一些关联爱伦·坡的独特因子。在本书正式展开分析之前,有必要对曾经为爱伦·坡研究起到重要效用的范式、学人及相关成果略作概要式总揽和回望性追溯,由此为本书研究的创新性和可行性寻求合理的支撑。

国外的爱伦·坡研究起步很早。当爱伦·坡的第一本诗集《帖木儿及其他诗歌》(Tamerlane and Other Poems)于1827年自费出版不久,就有了零星的评论和研究。<sup>①</sup>自此以后,180余年来(除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外),国外学界的爱伦·坡研究从未停止过,而且这种研究愈加突破以往狭隘单一化的研究模式,更具广度和深度,日趋迈向多方位、多侧面探究的大潮,以至于现代传媒、经济学、历史学等其他学科资源和理论都成为推动相关研究的必备养料。

国外有关爱伦·坡研究的成果之多,已不胜枚举。倘若根据文学潮流和批评标准的变迁,大致可作以下划分:首先,从19世纪20年代末期至20世纪前十年左右,这期间主要是以爱伦·坡的身世和性格为中心,利用传记、精神分析及社会历史等理论角度切入研究;其次,从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中期,这一跨度期的爱伦·坡研究,主要转向对作品本身的关注和探讨;再次,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20世纪80年代末,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研究策略层出不穷;最后,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掀起了一股至今仍大肆盛行的文化批评大潮,营构了以文化为主导、兼具学科整合眼光的“爱伦·坡研究热”。对此,朱振武教授在《当代美国爱伦·

---

<sup>①</sup> Walker, Ian. Edgar Allan Poe: The Critical Heritage. Routledge, 1979: 66.

坡研究新走势》一文中做过清晰的梳理和论述。<sup>①</sup>

西方有关爱伦·坡的各种学术团体和机构的建立,更进一步彰显了爱伦·坡被重视的程度及其在社会文化中的位置。1923年,一个巴尔的摩的官方性组织“坡社团”(the Poe Society)成立,作为有关爱伦·坡的第一个公开性组织,它的活动主要集中在筹办每年的纪念演讲和书籍出版上;1972年“坡研究协会”(Poe Studies Association,简称PSA)成立,为爱伦·坡的生平及创作提供了一个学术讨论与信息交流平台,它赞助现代语言协会(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简称MLA)和美国文学协会(American Literature Association,简称ALA)的年度会议会期中有关爱伦·坡的讨论,并于每年分春秋两期出版爱伦·坡评论的相关通讯。在专题研究爱伦·坡的公开发行刊物上,最早要属1968年汤普森(G. R. Thompson)在华盛顿州立大学(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创建的杂志《坡通讯》(Poe Newsletter),该刊自1971起更名为《坡研究与黑色浪漫主义:历史、理论与阐释》(Poe Studies/Dark Romanticism: History, Theory, Interpretation)。2000年创刊的《埃德加·爱伦·坡评论》(The Edgar Allan Poe Review),除了登载爱伦·坡研究的有关成果外,还刊载与爱伦·坡相关的文化产品及文化活动的评述论文。设立于1946的埃德加·爱伦·坡奖(Edgar Allan Poe Awards,通常简称为Edgars),是经由一个名为“美国神秘作家联盟”(Mystery Writers of America,简称MWA)的组织发起,并以爱伦·坡的名义命名的奖项,授予的对象主要是在神秘小说、恐怖小说及侦探小说领域做出卓越贡献的作家。该奖每年颁发一次,享有“小说中的奥斯卡”的美誉。还有“坡基金会”(Poe Foundation),主

<sup>①</sup> 朱振武,杨婷:《当代美国爱伦·坡研究新走势》,《当代外国文学》,2006年第4期。

要是维系弗吉尼亚里士满的爱伦·坡博物馆的日常运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互联网已广泛渗入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今天,与爱伦·坡相关的新现象也应运而生。一方面是“爱伦·坡网上公共图书馆”(Internet Public Library)、“在线书城”(The Online Books Page)、“电子图书:爱伦·坡全集”(E-server: The Complete Works of Edgar Allan Poe)等为爱伦·坡的作品提供网络平台的网站,另一方面是“巴尔的摩爱伦·坡研究协会”(The Edgar Allan Poe Society of Baltimore)、“爱伦·坡解码”(The Poe Decoder)等为受众呈现新近研究成果的网站。这其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巴尔的摩爱伦·坡研究协会”,建立了可谓爱伦·坡资料大全的网站(<http://www.eapoe.org>),该网站资料全面、权威、可靠,而且还不定时持续更新和增加材料。这也成为在国内与爱伦·坡相关的外文文献有限的条件下,本书获取原始参考资料的一个重要来源。

对中国文学界来说,爱伦·坡很早就不是个陌生的名字。从现有的材料来看,早在1904年,鲁迅就将爱伦·坡的《金甲虫》(The Gold Bug)从日本寄给国内就读于南京水师学堂的周作人,并引起了周作人的极大兴趣,周作人将之译为《玉虫缘》。应该说这个时间相当早,因为据考证,17世纪英国作家约翰·班扬(John Bunyan,1628—1688)的名作《天路历程》(The Pilgrims Progress)于1853年被译为中文,成为最早的中译西方小说,1892年美国19世纪作家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1850—1898)的《回望:2000—1887》(Looking Backward, 2000—1887),被一位英国传教士译为中文《回头看记略》,这篇具有科幻色彩的长篇小说的中译,应是最早的中译美国小说。<sup>①</sup>这些翻译,对清末的译介活动影

<sup>①</sup> 刘树森:《李提摩太与〈回头看记略〉:中译美国小说的起源》,《美国研究》,1999年第1期。

响很大。倘若从真正属于国人译介美国作品的源头而论，诗人亨利·沃兹沃斯·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的诗歌《人生颂》(A Psalm of Life)在1870年左右的中译为最早，接着有1901年林纾译介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Uncle Tom's Cabin，现一般译为《汤姆叔叔的小屋》)。相比西方难以计数经典作品的中译而言，爱伦·坡文本的翻译源头与西方最早的小说中译之间间隔很短，足见其作品的魅力和影响力。爱伦·坡文本的译介，在随后一些年陆续增多。1909年，爱伦·坡的《默》(Silence-A Fable，现一般译为《静——寓言一则》)由周作人以文言翻译，收录于周氏兄弟合译的文集《域外小说集》，随后有爱伦·坡的《心声》(The Tell-Tale Heart，现一般译为《泄密的心》)等小说被译介过来，许多爱伦·坡的小说还多次被当时的不同学人反复译介。对爱伦·坡的持续关注和译介，催生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最早的爱伦·坡译文集，即《普的短篇小说》，该书1934年7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对于爱伦·坡的中文译名有亚伦·坡<sup>①</sup>和普<sup>②</sup>之分。倘若要全面深入地细察国内爱伦·坡译介和研究的历史轨迹，曹明伦先生的《曹明伦谈爱伦·坡作品在中国的译介》、盛宁先生的《爱伦·坡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现代文学》及朱振武教授的《中国爱伦·坡研究卅载回眸》三篇综述性文章都是很好的参考资料，梳理全面且脉络分明。<sup>③</sup>

不过，就新近的研究态势而言，国内的爱伦·坡研究以1980年1月至2015年这一阶段概观。主要从4个方面入手：一则论文

<sup>①</sup> 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sup>②</sup> [美]普：《普的短篇小说》，伍光健、钱兆来、刘绍勋译，商务印书馆，1934年。

<sup>③</sup> 曹明伦：《曹明伦谈爱伦·坡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中国翻译》，2009年第1期；盛宁：《爱伦·坡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现代文学》，《国外文学》，1981年第4期；朱振武，高莉敏：《中国爱伦·坡研究卅载回眸》，《中国比较文学》，2009年第2期。

方面,依据中国知网在这个跨年度的数据,爱伦·坡研究的相关文章大致有 705 篇,其中在 1990 年 1 月至 2010 年 9 月,各类论文就有将近 667 篇。很明显,近 20 年来国内学界对爱伦·坡的兴趣和关注度大幅增加。二则学术著作方面,有出版于 2006 年任翔教授的专著《文化危机时代的文学抉择:爱伦·坡与侦探小说探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于 2008 年廉运杰教授的《一个人的现代主义者:爱伦·坡评传》(辽宁人民出版社),以及出版于 2008 年朱振武教授主编的《爱伦·坡小说全解》(学林出版社),此外,朱振武教授的爱伦·坡研究专著也于 2011 年出版。三则学人方面,出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盛宁先生、四川大学曹明伦教授及华东师范大学朱振武教授等对爱伦·坡译介和研究做出不少贡献的学者。四则研究范式方面,由最初单一的讨论,走向总论梳理式考察与文本解读,再到近十多年来纵深式学科包容性、整合性的全方位研究。

很明显,作为一位已经并将继续为国内外学术界提供巨大学术资源的经典作家,爱伦·坡应该并将继续值得学术界的充分关注。如上所言,近十多年来,国内的爱伦·坡研究逐渐变热,已无可辩驳,除去上述的诸多层面,爱伦·坡的名字和专题也开始在各种类别的外国文学史中提及和出现,这在国内以前的很多外国文学史版本(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包括现在的大部分教材)中是难得一见的。对此,盛宁先生早有评述:“直到一九四九年解放时,中国文坛始终认为爱伦·坡是 19 世纪美国的重要作家,他同惠特曼、马克·吐温、朗费罗、梭罗等人一样,是值得向中国读者介绍的……而奇怪的是,解放以后我国出版的美国文学作品

中,其他的主要作家均时有所见,唯独爱伦·坡销声匿迹了。”<sup>①</sup>探其原因大体有二:客观上,爱伦·坡的小说多给人神秘、怪诞、颓废之感,很难符合20世纪90年代以前国内较为正统的文学思维,而随着中国社会更加多元、开放,学术理论资源更加丰富,传统套路也发生了本质性的转变。主观上,过去很多学者不太注意爱伦·坡,认为相比海明威、福克纳等作家,爱伦·坡恐怖、神秘、悬疑色彩浓郁的创作风格似乎更显于俗,是迎合大众趣味的体现,经典性不足,不太值得过多探讨。

尽管近些年来爱伦·坡的相关研究急剧升温,但与“美国的莎士比亚”之谓,以及与国外丰硕的研究成果比较而言,仍大为不足。所以学界在借鉴西方的学术经验和学术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爱伦·坡研究显得极为必要。在这一层面上,近期已有学者为之摇旗呐喊。<sup>②</sup>当然,学界要予以更大的关注,无论是投入抑或产出,重心之一就是新研究视点的寻求。

本书关于爱伦·坡的研究构想,正是基于上述研究现状和问题意识而牵引出来的。对于这样一个曾经为美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并在全球化进程加速及文化研究热潮的今天仍受到学界高度关注的经典作家来说,还有很多亟待国内外学者开掘的学术资源和学术空间。当然,本书的讨论只是试图开垦其中的一隅,笔者只想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关注点探讨一些有关爱伦·坡创作理念及影响他创作生涯的东西。具体而言,本书旨在爱伦·坡研究这个宏大的学术事业中、在现有的爱伦·坡文化

<sup>①</sup> 盛宁:《爱伦·坡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现代文学》,《国外文学》,1981年第4期。

<sup>②</sup> 朱振武,高莉敏:《中国爱伦·坡研究卅载回眸》,《中国比较文学》,2009年第2期。

研究的基础上,寻求具有创新思维且切实可行的切入口,做一点稍有挑战性的研究尝试,并力图缝合已有相关研究中的某些缝隙及矛盾之处。具体而言,讨论的重心在于展示爱伦·坡文本的生产机制、经典化过程与大众传媒之间的张力,以及纠结其中的符号化消费与传播问题,这还将涉及经典延存中的互文性和话语层面的历史建构问题。对急于寻求一条新路径的爱伦·坡研究者来说,爱伦·坡经典化现象似乎在向我们发问:问题产生的现实背景是什么,怎样追问又怎样解答这些问题?方法的独特性及在当代思想和文学贡献或关联中的位置在哪里?直言之,笔者以爱伦·坡终身性的报刊职业生涯这一不太受学界充分重视的史实,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其事实依据和选择动因主要在于:

第一,约从1835年8月起,爱伦·坡就开始为《南方文学信使》(Southern Literary Messenger)撰稿。一个月后,他受聘为该刊的编辑,自此他与报刊结下了不解之缘。甚至直至1849年4月28日,即爱伦·坡去世的前几个月,他还为波士顿的文学周刊《联邦的旗帜》(Flag of Our Union)撰写了《献给安妮》(For Annie)<sup>①</sup>和《跳蛙》(Hop-Frog)等作品,而且在弥留之际他仍不忘精心筹建一个真正表达自己心声的刊物——《铁笔》(Stylus)。因此,可以说,从其报刊生涯伊始直至生命的终结,他既是为生计奔波忙碌的职业报人和刊物运营的筹划者,也是一位笔耕不辍的文人。

第二,19世纪上半叶,明显是美国报刊出版发展的机遇期。在此期间,美国市场资本化和都市化进程加快,催生了美国大众文化对日常生活的渗透,大众文学随之勃兴,满足或适应大众(特别

<sup>①</sup> 为了使本书所采用的篇名译名与所选文本译文统一,本书参照标准均为美国作家爱伦·坡著,帕蒂克·F.奎恩编:《爱伦·坡集:诗歌与故事》,曹明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